

■马邦城

我家的图书馆情缘，应该从祖父说起。

先祖父马翊中，平阳万全陈忞人。他15岁就考中清光绪乙巳（1905年）科秀才，后因科举废止，赴省城杭州求学，就读于浙江两级师范学堂。在校期间，他开始与图书馆结缘，一有空就到那儿阅读各种报刊书籍。毕业后，曾在温州瓯海公学执掌教席，并担任该校的图书馆馆长。

其时，在瓯海公学读书的赵超构等几个进步学生，与祖父走得很近，校图书馆成了他们交流与活动的场所。祖父还主编过《五州特刊》，偕赵超构、池彪等学生一起，从事革命宣传活动。“四一二”反革命政变后，他受反动当局的排挤，去职回归平阳，在家创办扶风书院，马星野、赵壁城、蔡孟平等知名学者，均出其门下。

据先父马允伦回忆，小时候，祖父经常带他到图书馆看书，还为他订阅了一份叶圣陶主编的《儿童时报》，在祖父的鼓励下，父亲曾在上面发表过作文。小学毕业后，以第一名成绩考入平阳中学，这也得益于他常去图书馆、勤奋阅读的结果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祖父当选为平阳县首届人民代表和县政协常委，1962年受聘为浙江省文史研究馆馆员。他不遗余力，积极参加县图书馆整理图书和温州专区文管会整理文物等工作，与时任温州图书馆馆长梅冷生先生，有过频繁接触与交往。那些年，他不计报酬，整天奔忙在图书馆内，忘我工作，乐此不疲，称得上是平阳文化界首批“志愿者”，图书馆都快成为他的另一个家了！

记得上世纪50年代，平阳图书馆就设在龙河边，跟县幼儿园相邻。每年暑假与寒假，我们“三邦”兄弟（我与堂兄邦

煦、堂弟邦京），便成了图书馆里的常客。当时，我们年纪尚小，识字不多，去图书馆主要是看连环画，也就是“小人书”，往往一看就是大半天，直至爷爷下班，才依依不舍地离开。馆长是个名叫柳青的中年妇女，我们都有点怕她。有一次，还差一点被她赶出来，后听说是马老先生的孙子，她才放过我们。

兴许是遗传或是习惯使然，我与图书馆似乎有着一一种天然的亲近感。在瑞安县小读书期间，校图书室里的那些书，几乎都让我翻遍了。当时，我家住县小箍公楼教师宿舍，隔壁就是县总工会，那里有个职工图书阅览室，管理员素华阿姨与我爸、妈相熟，在她的关照下，我可以自由出入阅览室，翻阅各种书籍。想不到她调走后，继任者换成了赵三祝老师，他就住箍公楼，对我则更加优待，同意让我借书回去阅读。

当时，我最喜欢看现代长篇小说，记得书架上摆放的《苦菜花》《迎春花》《创业史》《青春之歌》《林海雪原》《苦斗》《三家巷》《红旗谱》《播火记》《小城春秋》《野火春风斗古城》《暴风骤雨》《红岩》等小说，都让我给借阅过了。可能是平时看书多，我的语文成绩一直很好，尤其是作文，每次学校举办的征文比赛，往往都能得奖。好多同学都怕写作文，我却正好相反，有时看到作文题，还挺兴奋的。

考入瑞安中学后，父亲劝我少看些“闲书”，建议我阅读古代四大经典名著。那时，瑞中图书馆的藏书可谓汗牛充栋，数量居温州各县之首，比瑞安县图书馆还要多，我曾为此深感自豪。可惜后来“文革”来临，连图书馆都被封了，家中藏书被付之一炬。不久，政府号召知青上山下乡，我与妹妹涵荆支边去了黑龙江。

1971年7月，我俩一起回家探亲。

令人意想不到的是，父亲此时居然当上了学校的图书管理员。原来，当时瑞中图书馆满目疮痍，校工宣队认为父亲的问题未有定论，不能出来教学，便把整理图书的差使交给了他。当时，残存的图书都集中在学校科学馆二楼，由父亲一人保管。无形之中，那儿便成了我家的秘密阅览室。暑期，正巧有上海亲戚来我家做客，宿舍里住不下，我与老爸干脆去图书室打地铺，天天以书作枕。

当时正值“书荒”年代，能够坐拥书城，无异于把饿汉关进粮仓，那种感觉真是妙不可言啊！记得父亲向我推荐的第一本书是《牛虻》，我读得如醉如痴，很是震撼。此后，我专挑世界名著来读，如法国左拉、莫泊桑的中短篇小说集，巴尔扎克的《葛朗台》，司汤达的《红与黑》，大仲马的《三个火枪手》，小仲马的《茶花女》，还有普希金、屠格涅夫、莱蒙托夫的诗集与小说。虽然是浮光掠影、走马看花式的翻阅，但阅读带来的快感与享受，沁人心肺，难以言表。

遗憾的是与书做伴的美好时光，毕竟太过短暂了。当我读罢列夫·托尔斯泰的代表作《安娜·卡列尼娜》和《复活》，探亲假期即将告尽，而他的另一部《战争与和平》，有厚厚的4本，实在无暇再去拜读了。我心有不甘，将这部巨著“借至”黑龙江，与农场的“荒友”一起分享……

岁月不居，一晃半个多世纪过去了。如今，祖父与父亲都已作古，我也步入古稀之年，国家欣逢盛世，我也拥有了自己的书房与满架的藏书，读书已不再是一种奢侈。再看看现在的温州图书馆，该有多么的豪华气派！令人欣慰的是，两个儿子均在文化部门供职，图书馆更是孙辈常去的地方。也许这就是一种传承吧，看来我家的图书馆情缘仍在赓续。

## 珍贵的三个字

■陈桂芬

以前在乡下上班，而且离家很近，与母亲的联系就不是很多。调到城内机关上班之后，每天忙碌着单位工作，甚至周末经常加班，偶尔还会与同学朋友小聚，与她联系就更少了。尽管离老家不到30公里，也难以每周回老家看看老母亲，没有什么事也很少以电话的方式表达自己的孝心，但母亲的心里不知怎么想的。

我有一个习惯，每次去看母亲的时候，总要带点东西给她，如果那种东西喜欢吃，我每次必带。如她最喜欢吃的花生酱，吃完后，我每次必买，大约吃了三年，停顿几个月后，继续吃花生酱，直到吃腻为止。现在她坚决不吃了，她说花生酱太难吃了。有的东西吃了对她并没有什么作用，她却感觉良好，我照买不误，实际是心理作用而已。

为了母亲生活的方便，我经常将速冻食品或海产品等放在冰箱里。一生节俭的母亲告诉我，那些食品太贵了，不如自己做，东西放在冰箱里还费电。真没有想到，这样做还会给母亲负担。我每次把东西给她，她很高兴，她真正高兴的不是东西，而是与我在一起。她不断地跟我聊天，聊身体、聊工作、聊生活等。

三年前，母亲患病住院，虽然有护工，但我及三哥、小弟轮流照顾，真心领悟母亲需要的是什么。母亲说，这次病得值，不然的话，你们会来陪伴我吗？她多么希望我们与她在一起。

母亲出院后，不能完全行走，我们专门雇了一个保姆，照顾她的生活起居，并长期陪伴，虽然她过得开心，但总希望我们经常来陪伴。现在我回老家，母亲总是跟我唠叨。实际她说的什么事，我当场就忘记了，这是对孝的讽刺。母亲92岁了，不是你给什么更高的补品，而是简单的陪伴，现在她像小孩子那样需要大人陪伴。

一饭一菜，不在乎丰盛或简单，只要跟子女在一起享用，都会成为美味。最好的按摩椅，不如用自己的双手轻轻帮母亲揉揉肩、拉拉手，最好的足浴，不如子女打盆水给母亲洗个脚、洗个头，剪个指甲更温暖。只要子女常常与母亲在一起吃个饭，聊聊天，母亲就心满意足了。

如果说情爱里最喜欢听的三个字是“我爱你”，朋友间最动听的三个字是“有我在”，那么亲情间最珍贵的三个字是“在一起”。



## 简单的相聚

## 走过滨江的那些路

■黄晨升

这里说的滨江，是指瑞安人传统意义上的滨江，也就是玉海街道望江小区、滨江小区、景江新村、大桥新村一带。

滨江，后依巍巍隆山，前临滚滚云江，毗邻瑞安商城，紧靠104国道瑞安高架桥，区内还有滨江中学、滨江小学、滨江幼儿园等老牌名校坐镇，一直是瑞安最富经济和文化活力的区块之一。

一个夏日炎炎的午后，我来到滨江，在滨中路的便利店买了支冰棍，顺便在店门口的椅子上坐了下来。熟悉的老板娘一边看店，一边装搭着一些服装辅料，无心聊天。我静静地坐着，思绪则被拉到了多年以前……

那是2010年的夏天，塘下的董先生终于被我的诚意打动，同意了我和他宝贝女儿的婚事。于是我家决定，无论如何也得在瑞安市区买套房，在掂量了自家的经济状况后，决定买套小平米的二手房，美其名曰过渡房。那天，店开在邮电北路的中介，把我们带到大桥新村看了一套房子，已经奔波了好多天的我和父母一看就中意了。看完房到楼下，我迫不及待拨通了未婚妻的电话：“房子看下来咯！在商城旁边诶！楼下有一排早餐店，你可以一个星期不重样，菜市场离这里只有30米，50米外有便利店，走150米可到超市；滨江中学就在房子对面……这样的房子，以后我们的生活会不会太美好？”电话那头的董小姐，咯咯直笑。

搬进去以后，好几次有温州其他县（市、区）的同学问我住在瑞安哪里，我总是“说重点”：“其实就在飞云江大桥头旁边，对面就是瑞安商城，站在我家窗口就能看到隆山塔。”哟！你这小子，不错嘛！‘同学’几乎都是这样的反应，我则窃笑不已。

我在滨江住了十年，在这个极富烟火气的地方，有过很多难以忘怀的点点滴滴，也亲眼见证了它的变化。

刚住滨江，景江路就是著名的马路菜市场，妈妈说，这菜市场好，菜价便宜；几年后，脏乱差的马路菜市场拆迁，摊户们搬进了新建的滨江菜市场，妻子说，新菜市场好，干净整洁。两代人的眼光不同又何妨，时代在发展，滨江进步了。

刚住滨江，每天清晨和傍晚，商家上下班和学生上下学，时间撞在一起，大路小路都堵得水泄不通，喇叭不停，几年来相关部门相继在望欣路、望滨路和景江路划了单行线，在商城南路设置了中央护栏，交通状况大为改观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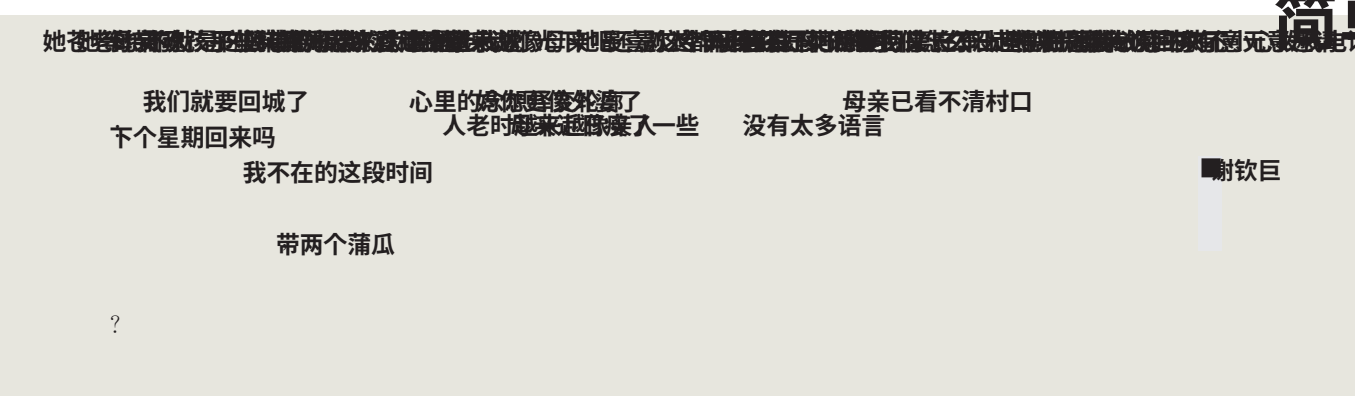
随着二孩的到来，出于改善居住条件的目的，2020年夏，我卖掉了滨江的房子。

……猛然间，我觉得腿上点点冰凉，思绪也被拉回现实，原来是冰棍融化滴在怀里了。三下五除二把冰棍几口吃完，我便起身向老板娘告别。

来到滨江小区的巷子里，我被一阵节奏沉稳而带有金属质感的“吱吱”声所吸引。循声一看，原来是一棵无花果树下一家配匙店里，一位师傅正坐在机器前全神贯注地配钥匙。这是一家老店铺了，屋内陈旧的设施，门口油黑发亮的配匙机，门外用红漆写在白色三合板上的店招牌，无不诉说着它的悠久岁月。相比之下，师傅却显得年轻，头顶留一撮小辫的新潮发型，鼻梁上精致有型的黑框眼镜，脖子上闪闪发亮的大金链，白色印花T恤掩盖着的小肚腩，活脱脱潮人一个。这人物和环境的鲜明对比，使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。

攀谈中得知，师傅姓陶，台州人，今年五十出头。他十八岁来到瑞安，在这里生活了三十多年，可以说是最早的新瑞安人之一，一口瑞安话讲得比我还溜。老陶一边聊一边忙活着，时不时转过来，低头用不透过老花镜的目光打量着我，对我提出的一个个问题貌似有警惕却又滔滔不绝。他说，在滨江居住的三十来年里，他曾看着滨江的一幢幢住宅楼拔地而起，目睹了商业地标瑞安商城的从无到有，见证了它的熙熙攘攘。那些年搬进滨江居住的人，有瑞安城区的，有瑞安各个乡镇的，甚至还有来自文成的，大家生活在一起，和谐融洽。老陶的两个女儿都在瑞安出生，大女儿29岁，现在是瑞安的教师，小女儿今年上大四，将来工作的首选地也是瑞安。说起这些，老陶镜片后的双眸全是光。是啊，老陶一家已经深深扎根于瑞安了，一如他在店前亲手所植的那棵枝繁叶茂的无花果树。

挥手作别老陶，我该回安阳了。行至大桥路口，恰逢漫漫长红灯，再次回首遥望，只见落日的余晖里，外墙呈弧面内凹型的商城大厦，恰似在面对104国道张开怀抱，继续欢迎南来北往的朋友；远处，矗立着塔尖式楼顶的外滩大厦，一派碧瓦朱甍；只有六七层高的滨江老住宅楼，已然被淹没在这些雄伟壮观的建筑下面。但我知道，在那些不起眼的角落里，温情的故事，每天都在继续发生……



## 巍巍老宅，门前走过多少人

■余盛强

前些日子，午后散步路经汀川河时，隔河发现一座颇有些年代的老宅，终于近距离得见真容。

青砖门台，围墙斑驳，墙上挂有“瑞安市文物保护单位 张宅上五房大院”字样的牌子。踏入院中，顿觉豁然开朗，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一排七间二层正屋，院子宽绰疏朗，颇有气势。

我这位不速之客惊扰了趴在屋檐下阶前头休息的黑嘴黄犬，它站立起来朝我龇牙咧嘴，狂吠不止，摆出一副要干架的样子，遭旁边的妇人呵斥后便不出声了。其老伴张伯伯闻声从屋内出来，随手拉了把椅子，与我攀谈起来。

张伯伯名叫张银弟，住在老宅正间，现年75岁。这座老宅据说建于清代道光年间（另说是嘉庆年间），算起来应该有180多年的历史，历经八九代人，房子最早的主人好像叫张学敏。张银弟住的房屋并不是祖上传下来的，而是1929年10月其祖父从同村的富户张育祁手中购得，当时花了100块银元。据老人们说，富户后来不知去了哪里，有人猜测是去海外谋生了。老宅最多时住了三四十户人家，现在仅居住两三户。如今，老宅巍巍，门前已不知走过了多少人，又攒下了哪些动人故事。关于老宅的来历，以及老宅原主人，还是一团待解的谜，有待我慢慢梳理。

这座老宅是一座两进院落，坐北朝南，占地面积达1400多平方米，属砖木结构合院式建筑。从依稀可见雕梁画栋的痕迹中，能感觉得出老宅当年的辉煌和气势，门台、楼阁飞檐翘角，雕梁画栋，特别让人赞叹的是第二进院落中的走马楼，呈“回”字结构，廊道四周贯通，楼阁相连，上通下达，颇具气势。在二楼廊道凭栏远眺，目之所及皆是风景。由下往上看，胸中有丘壑，坐并能观天，捕捉日月星辰，洞悉风云变幻。



由于年久失修和风雨侵蚀，厢房已有多处倾塌，屋顶破漏，瓦片剥落，而残存的檐角倔强地向天空张望，透着一股沧桑的意境。听老人说，1958年至1960年，老房子曾被当时第八大队（汀八村的前身）征用为公社食堂，可以想像当时一村人涌到堂屋吃集体食堂的壮观场面，墙上还留有当年用于记账的黑板痕迹。2000年以来，又租给人居住。当过仓库，房屋遭受了一定程度的破坏，精美窗花被人挖走了，柱脚旁边两对石箱被盗……院内杂草葳蕤，旧檐腐朽坍塌，参差不齐，假如没有系统性的保护，再过些年，不敢想老宅将是如何模样。

张伯伯很健谈，说夫妻俩都已退休，平时不在这儿住，只有白天偶尔会到这里休息，门前没有车水马龙的喧闹，清静得很。张伯伯早年曾在部队服役，后来当过村干部，做过生意，老伴当过畜牧兽医员，一儿两女，生活无忧。张伯伯算是上世纪70年代末最先尝到改革开放甜头的一批人，曾走南闯北，养过蜜蜂，做过废铜买卖、塑料交易，等等。在江苏做生意时，他学到了塑料成

品的加工工艺，1989年创办了莘藤塑料刀条厂，成为当时塑料刀条生产的行家里手，当年的一套生产机器至今还在老宅里静静摆放着。

说到这里，老人眼里分明写满了故事。他的创业历程可谓咱温州人闯荡世界的缩影。得知我是街道管宣传的，突然两眼一亮，问：“那你懂乐器吗？”我笑称不懂。老人赶紧从里屋拿出二胡，说让我听听怎么样。他调好了弦，试了试音，然后娴熟地拉了一曲《十五的月亮》。二胡声悠扬又细长，像一条条长长的线，似乎将我的思绪拉到了过去，仿佛诉说老宅所历经的沧桑。我和老人互留了联系方式，我说以后还会常来拜访的。

留住乡土的根，留住那些被时光冷落的老房子，这是许多人的情怀，但是保留，谈何容易！我们既不能“为保护而保护”拖累城市的现代化进程，又不能忽略一些老房子的历史人文价值，所以，如何有所甄别地保护或拆除更新老房子，留住乡愁和记忆，这是摆在人们面前的一道课题。